

指縫間的聲息



出國期間：5月1日至7月30日

出國目的地：美國

築夢者：黃福聖

一、前言

在我昏睡迷糊中聽見飛機廣播再十分鐘即將抵達台灣的時候，我整個人登時清醒了過來，然後趕緊轉向窗外俯望夜晚的高雄，遠遠看見的是檳榔攤才獨有的斑斕霓紅燈，那瞬間心裏不知道怎麼的突然覺得有一種莫名的親近感，然後一個人在座位上淡淡笑了開來。

是的，我沒想到我真的可以完成自己多年來的夢想，然後就要回到已漸漸陌生卻仍是相當熟悉的家園了。

回家後的前幾天，有好幾次我醒來總要花上一點點時間讓眼睛去適應環境，然後想一下自己現在究竟是在什麼地方？是一天當中的哪個時段？待意識弄清楚時間地點之後，自己的意念竟又會自動換算起美國當地的時間，然後在內心浮現之前在美國這個時間的我會去做些什麼事情、和哪些人在一起的記憶，出現這種意識停留在舊生活的反應，我也覺得非常有趣而莫名奇妙呢！

經過幾天休息，讓自己的心神慢慢沉澱下來，便開始著手書寫這次該完成的功課了，也算是給自己 and 這一段旅行試著去留下些什麼。然而在這次旅行結束之後，我真的有一種作了一場美夢的感覺，因為一切是那樣的美好，好得讓我覺得它似乎只存在於我的幻想，而不曾真正落實在我的生命中似的不實在。

關於這一次旅行，想說的實在是太多，對我生命中第一次的旅行，我視之為我生命的啓程，在這當中所認識的每一個人、旅行期間所發生的事情，不論開心與否，我真的都捨不得遺忘。而在這份正式的報告之前，我心底實在有些話不能不先說。

首先我是真心讚賞客委會開辦了這樣的企劃，提供了一扇讓國人開啓視野的窗。當然計畫本身的意義絕對不單單僅只侷限於金錢方面的挹注；可能透過這樣計畫的啓發，讓每個想追尋理想的人，喚醒了自己潛在已久的心念，漸漸認真去看待自己的生命，進而逐步化成行動追逐、實踐。

也是真心誠意的要感謝評審們，在那樣人數眾多而機會有限的情形下，願意將這樣可貴的機會交付到我手中，給予了我生平第一次出國的機會，我明白那是承擔了多少的擔憂、包含多少的信任與成全，每每想起這一點，個性缺點一堆的我，在外面便總是提醒自己要注意言行，莫作了讓外人印象不好的醜事；而評審們在我們出發前叮囑的話語和經驗分享，總也謹記在心，成為支撐這趟旅行的一個力量。

謝謝臺瑾的提醒和協助，整個過程中我與她的聯繫怕是最多的了，少了她細心的幫助和提醒，我怕是連參加的機會都沒有了。

當然不可忘記我的父母，倘若沒有得到爸媽的同意和全力的支持，成全我到美國學習的心願，我即使執意要前往，人在美國也是無法安心的，也因為這一段與他們分開的日子，我才深刻體會他們之於我生命的意義。跟西方人輕易就把「愛」說出口的表達方式，有些話語是傳統台灣家庭下長大的我很難直接去表露出來的，只可以肯定那一份對父母的心懷意念是有增無少的。

感謝我的兄姐願意支付起家中的經濟擔子，使我可以無所罣礙的前去美國，他們必然也有自己的夢想，可是卻願意擱下屬於他們的來完成我，即使是親如手足，在現今的社會做到如此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謝謝我的哥哥姐姐。

另外感謝本來與我不相識的台灣留美網友 Winnie，若非她的鼓勵與協助，我想我很難有勇氣去落實我的夢想；假使沒有她，抵達美國的那晚，無親無友的我是要淪落街頭了，甚而說不定我在第二天就搭機回台了。還有在我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帶我到高立德報到的馬來西亞籍的 Yee，希望你將來順利成爲一個優秀的會計師；也不能忘記在天冷時候借我毯子的 Sally，你的愛心毯子已經在我回台前，依你指示又將那條毯子轉送給剛到學校報到而沒有被子蓋的新生手上囉！謝謝你們沒有介意我這個陌生人突兀的介入你們的生活圈，反而給予我諸多協助，真心感謝你們的大方和熱心，我一生難忘，受之於你們的恩惠，日後便將以己之力回報給身旁的人便是。

感謝美國諸位友人。替我找房子的哈佛高材生 Michael、只認得臉一直忘記名字的韓國男孩、中國上海的小千和阿村是我心裡很喜愛的摯友，當然也沒忘記怕我寂寞總是週末帶我去吃飯的蘇娜和其男友，Tong 和來自重慶的小娟是我最好的聊天對象，我堅信他們將來都會爲中國的聾人有所貢獻的。

來自非洲那個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去的國家的 Sare，你的友誼我永遠不想忘記。蒙古利亞名字念起來像「沙茶」的大姐，你的禮物我會好好珍藏。還有在台灣默默支援我的大學朋友阿一，你的意見是我徬徨時最佳的安定劑。信任我並讓我指導他中文的杜威，想給他幾句話一起勉勵：學習中文的這項決定，於你於我，肯定是一生都不會後悔的選擇。中文真的是一門很有趣的藝術，我很愛戀它，也願你永遠愛這個有趣又奧秘的語言。

在美國工作，名喚美英的小姐，卻是道道地地的中國北方人，其夫妻倆人熱情對我的款待，常使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每每在他們溫馨的家中總會聊忘了時間，也總捨不得離開那樣溫暖的地方。他們視我如同家人，常常爲了維護我的安全，總又化身爲陪我夜晚步行回家的護衛隊，希望他們平安順利。

台灣駐美代表的祕書也是我同鄉的林大哥夫婦，與他們之間的緣分也是來自手語，只是我從沒料想到因爲手語的緣故，竟能讓原來並不相識的兩人在千里之外認識了。最初我只是想遵照客委會的規定前往駐美代表處報到，然後跟在此工作的同鄉林大哥打聲招呼便離開。他們卻如此盛情設宴款待，使當時內心感到徬徨無助的我感到非常溫暖，那幾近萎靡的力量又重新振奮，所珍視的並不是那佳餚美食，而是他們那份誠摯的心意。我永遠忘不了那夜他們對我的關懷和招待，台灣人團結又充滿人情味的精神，在林大哥夫婦身上展露無疑。也才驚覺原來我最愛的不是披薩漢堡，而是充滿嚼勁的米飯香啊。

還有自始至終鼓勵我前往美國見識的 Johnson 老師，若非他提供他過去留學的經驗和心理建設，我恐怕沒有辦法足夠的心理準備去適應那樣的環境。

也誠摯的感謝這段時間高立德大學師生和職員對我的照顧和協助，爲了能使我早點進入狀況、適應環境，讓他們費心了，我想用這幾句簡短的句子向他們

致謝，謝謝、謝謝再謝謝！

也多謝那些我所參訪機構的工作人員們，他們總耐心、細心的爲我介紹解說。我心裡明白因爲我的到來，必然是增加了他們工作上的負擔，使得他們必須擱下原先的工作來幫我，所以對他們也是感到很不好意思。同時也真的很感謝他們。

另外在這一段旅程中陪伴我，可能相遇卻來不及記憶便又告別的路人、同行一段時間便彼此各奔前程的友人、曾在同一間課堂裡一起學習的同學，是一群又一群的陌生人讓我確認了一件我過去不敢肯定答案的事——人世間確實是存在著愛的，而且是滿滿的。

我當初到美國的目的只是單純想見識台灣以外的世界，認識不同的文化及手語，沒有想到三個月下來，在此地所結交的朋友和受到的幫助之多，遠遠超乎當初所預料，甚而所結交的朋友比我在原生的台灣所交往的朋友還多，這真是此趟旅行額外的收穫。

以前我看電視的一些頒獎節目，每每看到得獎者在臺上領獎致詞時，總在感謝誰或是說要特別向某人致謝，我都覺得這些人怎麼不換點新的得獎詞，老講千篇一律的話實在沒有什麼創新，也受不了得獎人太過激動情緒化的表現，我一直認爲實在沒有必要如此。但今天我不是什麼競賽的得獎者，可是想說的卻是我舊時認爲老掉牙的話語，那些受獎人當時的心情，而今我是能明白了。

我想如果我可以因爲這一次旅程與學習獲得成長，這些收穫都不是平白無故自己冒出來的，沒有這些認識或不認識的人的協助，我縱使能力再強，也無法在那樣的環境事事都順利的，也因此心中總銘記著那份對諸多人的感謝之意，真的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去回報或用什麼言語來表達才好，只能提醒自己務必將這群人之於我的恩惠，謹記在心，日後有能力定要回報到其他的人身上了。

生命在我看來就像是一個水池，在當中發生的任何事件，就如池裡濺開來的水紋般慢慢的往外擴散，總是一個環節接續著一個環節發生，若是其中任何一個因素改變了，那麼其最後的結果可能便是完全不同。以我此次旅行的事例來說，如果少了其中的一個人的協助，或者我變動了當時的一個決定，那麼我的際遇和結果也就完全成爲另一回事了，人生的際遇和命運真的是一件很玄奇的事情。

我也是透過這一次的旅行有了另一種對人生的體會，我發現原來自己的生命一直與其他人的生命有著不同程度上的交疊，而發現這層道理後使我心裡覺得十分歡喜——因爲我們的人生其實並不孤單啊！

二、實際執行情形

5月1~13日

我不是第一次搭飛機，而我飛行最遠的距離是從臺北到高雄兩地。唯一一次離開台灣本島的旅行是跟著大學同學搭船到小琉球遊玩的經驗，除此之外，我這個宅男連台灣其他的離島都不曾去過。

但是我就要到美國旅行和參觀學習了。

不參加任何旅行團，前往的方式是近年來全球正夯的自助旅行，沒有任何親友隨行，在美國也沒有任何認識的親友，前方的旅程、異國的一切，對我而言全部都是陌生而空白的。

「我真的要去嗎？」「我真的沒問題嗎？」「我這樣去會不會不到三天就很狼狽的回來呢？」在真正出發前，沒什麼旅遊經驗的我心裡其實也很猶豫、徬徨。

只是我也不會去找人講這些擔憂，因為知道這是自己長久以來的夢想，去的目的地也是從小就嚮往前往的國度，所以當真的有機會可以去落實這個纏繞我多年的想法時，我想的就是要好好的珍惜。

原先只是單純的希望有機會去完成自己長久來的滿懷期盼，但等真的機會降臨到我手中時，心裡還是免不了緊張，也驚覺這是一個責任的開始。雖然我對自己是否可以順利完成計畫也帶著忐忑和不確定，但向來不會去想很多的我，還是決定就先去做了再說吧。

我那親愛的媽媽知道我要去美國的事後，見我一副渙散、好似不知道外頭人心險惡的模樣，可是比我還緊張。雖然每次她總是強調說她沒有緊張，可是我看她的行為和她無時無刻一再模擬各種假設性的狀況題來測驗我，我知道她的內心是擔心緊張的。

那陣子我們的互動大多是只要我們母子在家裡的某個角落遇見了，母親大人總有無止盡的問題向我詢問。「你的什麼和什麼東西弄好了嗎？」「今天信箱有你的信耶，是通知什麼事情嗎？要不要緊呢？」「有誰可以在美國幫你呢？要不要媽媽去幫你問問看朋友間有誰的親友在美國可以照應你？你真的可以一個人去美國嗎？」多樣化的問題和焦急的程度讓我一度以為其實要出國的人是她呢！

家人們也無法全然的放心，在他們的想法裡我是他們愛護有加的兒子、弟弟，擔心我總是太輕易相信別人的個性、不懂得保護自己。他們憂心的是萬一我在外面遇到了不是善意的人或事，然後找不到人商量或沒有人願意協助，在台灣的他們要如何跨越千里來護我、替我解圍。

事實上自己在十多歲便負笈北上唸書了，求學生涯中的大小事也都是自己在處理，一個人的生活對我已不是件很艱難的事了，雖然說美國的語言、文化、甚而所有的一切可能都跟台灣不同，但那又如何呢？我心裡的想法是：「就入境隨俗照他們的方式來生活吧，反正我也的確是來活一場的。若真的在國外發生了什麼不好的情況，旅平險的理賠金應該也可以讓父母一時半刻裡不用太擔心日後老年的生活。」只是這些考量純粹是我個人最膚淺、自私的想法，完全的忽略了

父母親的感受，而偏偏我是知道他們兩人是這世間最最傳統重情的客家人啊！

要是我的年紀再小一點，我可能還無法體會家人對我的擔心和關心。記得當我還在童年時，因為是家裡最小的孩子，總覺得家裡的每個人都可以管我、做什麼事情都要管我，感到約束很多，心裡一直有不自由的感覺，所以從小就常常幻想著長大後一定要離開家裡，擺脫家裡的管教到外地找屬於自己的天地。

只是隨著年紀的增長，加上累積了屬於自己對生命的見解之後，才漸漸能瞭解媽媽的那份心意了。雖然有時候對媽媽的詢問和建議還是會覺得厭煩，也以爲媽媽小看了我的能力，但我回答的口氣已變和善，答覆也盡可能讓他們感到安心，不可能再像過去那般對父母不耐煩的大小聲了。只是這個在我年幼就知道的人倫道理，爲什麼我這麼晚才真的開始去實踐呢？

我一直覺得現代人的生活其實是越來越不開心的，不過因爲這次要外出的關係，倒是發現有一件事是讓我覺得做爲一個現代人還蠻幸福的，那就是「網路」的存在。在準備的這一段期間，慶幸可以不用出門就能在家透過便利、豐富的網路資料來獲得資訊，加上現在的旅行玩家多半會在所屬的部落格中分享旅遊經驗，這對宅男的我真是提供了非常大的幫助。讓我可以很輕易的獲知當地的氣候和治安等概況，心裡就會有個底知道該怎麼準備，避免掉一些走冤枉路的麻煩。

旅程途中的小故事——鄰座的外國人

在我出發的前一陣子，從墨西哥傳出新流感病症的消息，然後有全球擴散越趨嚴重的可能，故臺瑾也很關切的來了電話問我決定是否如期出發或延後。

一向與世無爭從不看新聞的媽媽，那幾日卻是頻頻留意美國疫情的最新發展，然後看見我立即以誇張的神情、聳動的口氣轉述給我聽，聽得我一愣一愣的。

他們的顧慮我都知道，只是我覺得再更動又是一件麻煩的大工程，加上很多管道也在教導防疫的方法，我想自己只要照著做、多留意一下衛生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所以決定還是就按照原定計畫出發。

出發那天媽媽一大清早便起床，在家中的佛堂前虔誠跪拜，爲的是希望我在外能一切平安。然後細心的交給我一個她從寺廟裡求來的護身符，叮囑了一些該注意的事情，便陪我到機場了。我也真正展開這一趟無聲的美國之旅了。我想我之所以能在美國一切順利，並在異國遇到不少貴人相助，最後平安回家，定然是媽媽的護身符發揮了庇護的功效，謝謝媽媽。

可能是因爲第一次出國的關係，所以國外的每件事對我來說都充滿新鮮感，在飛往美國十多個小時中，每個萍水相逢的人、突發的事情、碰到的問題，對我而言都是非常寶貝的經驗。

出發時我的座位恰好是安排在兩個白人中間，我從登機時便看到他們倆一邊聊天一邊在搬拿行李，所以我猜想他們應該是彼此認識的。飛機起飛後，他們兩個人隔著我在交談，我很想跟他們當中的一個人交換位置，並不是因爲覺得他們打擾到我，只是單純想讓他們的交談可以更方便一點，不過因爲害羞的關係，

我也不沒敢主動提起。

他們的談話漸漸熱絡起來，偏偏我卡在中間，那畫面便顯得很不協調。我瞥見其中的一人有話想跟我說的樣子，因為他的肢體動作很明顯的是在暗示我，他有事要跟我說。在那樣的情形下，我猜能說的也只有換座位這件事。

他們可能因為不會說中文，然後擔心我的反應，所以一直忍住沒敢對我講，卻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他提出這個建議。

我想大抵會如此考量別人感受的人，心底多是不壞的，再說如果換個位置可以讓彼此在漫長的搭機過程感到舒適，那我又有什麼理由拒絕呢！於是我便主動的問臨座怎麼了？是不是有事要說？他問我說：介不介意跟他們換位子？

我早在等這句話，只是突然頑皮想逗人，我故意對他說：「為什麼？坐我旁邊不好嗎？難道你討厭華人？」只見對方一臉慌張急著想解釋，我才笑了對他說：「呵呵，別緊張，我只是跟你開玩笑的。」

不過一個换位子的動作，讓我結識了兩個來自佛羅里達州的美國友人。同時他們讓我對洋人的印象開始有一點不同，原來外國人也有這樣老實的啊！

不過也不是每次與陌生人的相處氣氛都那麼和諧。在日本搭機的時候，也遇到類似的狀況，一對跨國婚姻的夫妻位置不在一起，老先生坐在我旁邊，年輕太太則坐在後面一排。

可能是我的外表給別人有一種很好說話的錯覺（或者說「我長得一副很好欺負的樣子」會更貼切），加上白癡也看得出來我是獨自一人出來旅行的。

那位加拿大籍老公揮了一下手、使了眼神要太太來跟我講話。我看到這種傲慢指使人的姿態第一印象便很反感，心裡也料到大概是為了什麼事。

那個太太也沒跟我打個招呼，就以命令的口氣說著中文：「你坐後面的那個位置好不好？我先生想要跟我坐在一起。反正你是一個人來的吧，換一下沒關係吧。」

我想跟她說：「你係拽子！」但我沒有真的說出來。

只是懶得理她，還故意在他們面前打出一串手語，然後什麼也不說的放下椅背就要休息了。

我不擅長吵架，但是不代表我就該任人欺侮。雖然說當時因為拒絕別人加上有點動怒，讓自己的心跳變得好急促。但是我打定主意，就算他們找機長來，也絕不換位置，氣死這對夫妻好了。

同樣一件换位子的事情，因為不同的人 and 不同的態度，卻讓我有了完全不同的決定和影響，人生怎麼會無聊呢！

啓程途中的故事之二——落在航站的眼淚

在轉搭飛機的過程中，我還曾經爲了幾塊從台灣帶去的麵包而在日本的候機室裡淚流不止。

我家是非常傳統的客家家庭，生活的模式和教育方法採用的都是非常道地

的台灣方式。在管教方面，父母教育孩子都是用直接的打罵，哪裡去顧及到什麼是愛的教育；在我們家的飲食上，餐桌上絕不可能出現披薩漢堡這種東西，吃飯一定只吃米食。父母的觀點是覺得西方的麵包披薩等食物既貴、吃了對身體也沒什麼幫助，為什麼要跟外國人去吃那種沒營養的東西。

可惜我偏偏很喜歡吃西式麵包，所以媽媽對於我總喜歡吃西式麵包這點感到非常不滿意，她總覺得我很不愛惜自己的健康。

出發那天，因為班機的關係我們很早便要出發了，在車上的時候媽媽交給我一袋東西，看到包裝上熟悉的印刷字體，我馬上就知道是我常去光顧的麵包店嘛！

原來媽媽怕我會餓着，前一天便跑到我常去的那家店買了麵包，準備讓我帶去機上吃。

而不孝的我當時接過了這袋麵包，非但沒能體諒媽媽的心意說句感謝的話也就算了，還埋怨的說：「行李已經夠多了，幹麻還買這些麵包嘛，而且每次買的都是我不喜歡吃的，飛機上又不是沒東西吃。」嫌麻煩很不情願的塞到了背包裡。

媽媽卻只是一直沉默著。

在抵達日本等待轉飛美國的空檔，想拿書出來看，看到了那一袋已經被擠成一團的麵包，心裡又開始抱怨媽媽的多事，本想直接拿去丟掉，可是拿到垃圾桶旁邊的時候，突然想看看媽媽到底買了什麼麵包，就又撿了回去。

不看則已，看了之後心裡盡是對媽媽的愧疚，眼淚便不能自主的流不停。袋子裡的麵包分別是墨西哥奶酥、奶油巧克力麵包，還有一塊螺旋狀奶油麵包，都是我平常極愛吃的口味。

我沒有想到一直禁止我吃這些食物的媽媽，在我離家時不但買了這些她認為很沒營養的東西，而且還知道她的兒子平常最喜歡的是什麼口味，想必媽媽平日一定是將我的喜惡都看在眼里又細心記下吧。而他所疼愛的兒子，回應的態度又是如何？我又可曾知道她喜歡與不喜歡吃的食物是什麼呢？以前聽過一句客家諺語：「爺娘惜子似長江水，子想爹娘像一陣風。」父母與孩子之間的關係是永遠不能更改的不平等契約，然而總是付出較多的那一方卻甘之如飴。

一想到這裡便淚流不止，我能為父母做的事永遠不及他們今生所為我付出的。他們從不會要求我要為他們兩老做什麼事情，甚而只要他們知道什麼能對我有幫助，那麼要他們付出任何代價也是肯的，這世間怎麼還會有人這麼傻呢？

今天就讓我靜靜的用這段文字記述我們母子之間最最平凡的互動吧！我想對父母說的是，我今生在人世間也許很難有什麼大成就，但是在我的心中你們絕對不會只是一陣風。對我而言，這一生最最親密、至愛的人也僅只你們兩人了。希望你們的身體健康、但願往後的歲月裡我不再那麼傷你們的心。

搭機、轉機、飛行，抵達美國已是晚上時間，情緒上雖然興奮，但也確實感到疲倦了。

下機後我有些搞不清楚是什麼情形，茫然的跟著人群走，然後摸索著接下來還有什麼手續要完成、該如何過海關入境和領行李出境。好在當地機場的路線規劃都蠻清楚的，所以即使像我這樣的路癡也可以透過看標示一步一步來完成程序，英文標示上用的也不是艱難的字。

很快就完成了入境美國的手續，也因為是自己獨立完成這件小事情的，做完之後竟有一種莫名的成就感，原來沒什麼難的嘛，我自己也可以完成這些事啊！

我一出境腳踏美國國土，馬上深深吸了一口氣，想到真的到了這個從小只能從別人口中形容的國家，那種心情真的是很激動。

抵達後的民生問題

我的落腳處（住的方面）

那夜我借宿在一個台灣網友 Winnie 的家中，與她相識來自一場偶然的緣分，包括後來我獨自搭地鐵去找她，以及後續所發生的事情都能說成一篇故事了。甚至在往後的闖蕩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情，讓我隱隱約約地感受到人與人之間似乎真的有一種很微妙的「緣分」存在，而這些故事，留待日後在部落格裡再慢慢詳述吧。

隔天我搬至一間青年旅館暫且住下。我不是膽小的人，只是在舉目無親之下，自己一人提著行李走進旅館，見到滿室各色人種的人，沒半個熟悉的東方臉孔時，心底還真的會有一點害怕，雖然他們也是「人」。之後我在這個旅館住了兩星期，跟不少其他國家的背包客成了朋友。

吃素者的地獄（民以食為天）

飲食部分，美國的烹調方式是肉類一定會煮熟，不過蔬菜類似乎是喜歡洗淨後拌沙拉食用或者乾脆就直接吃。我就看過我的中文學生杜威在我面前像一隻小白兔一樣，態若自然的啃掉一大包生的小紅蘿蔔，真叫我歎為觀止。

台灣則是除非颱風、雨季過後葉菜類價格才會飆漲比肉類價格高，不然一般時候蔬菜是很便宜的。美國的情形就不同了，反而是蔬菜較貴，而且餐廳裡面除了生菜沙拉外，提供素食的餐點也不多，就是有素食餐點價格也不便宜。所以我想素食主義者到美國還是最好要會能自己烹調食物，否則飲食上會變得很不方便。

沒有曬衣服的地方

當初為了方便到美國晾曬衣服，我特地帶了十多支曬衣架到美國。結果不管我住哪裡，這些傢伙都派不上用場，因為大家都直接用烘乾機來烘乾衣物。

美國天氣這樣乾燥，白晝的太陽那麼好，居然不好好運用這個最天然的消毒機，反而家家戶戶洗完衣物都習慣丟到烘乾機去，真是可惜了那樣好的陽光。

台灣腳逛華府

剛到美國的時候，在消費的時候，俗氣的我都會忍不住將美金換算成台幣，結果每次看到結果都乖乖把東西拿回去放好。除非必要民生的開銷，或者是大特價，不然我幾乎都只是純眼睛吃冰淇淋，看看而已。

至於交通上，除非有時間上的限制或者距離真的太遙遠，否則只要雙腳可以走到的地方，我都用走的去。關愛我的親友們總是不捨我太辛苦，要我不必那般節省。但這只是表面上看似艱苦，實則不然。之所以選擇以走路方式去旅行，省錢只是其中一個原因；喜歡透過走路，用自己的步調慢慢認識這塊土地上的人事物和風景。街上的路人們都是我的衛星導航系統，在我迷路可以很放心獲得答案。走路也順便幫我消耗掉食用完美國高熱量食物產生的卡路里。別人看我是覺得很心酸，不過我自己是樂在其中，一點都不覺得自己辛苦可憐呢！

不過人的潛力真的是很無窮。那時當我覺悟到自己在美國的這一段期間，是沒有別人可以讓我依賴的，一切只能靠自己。在那樣的情形下，心裡竟湧起一股豁出去的力量，依仗著可能來自客家血液裡「硬頸」的勇氣，我也慢慢在美國適應下來了。

走路也照樣可以睡覺

最初幾天因為人生地不熟，整個人很緊繃，連覺都睡不好。就是出門也只敢去距離不遠的博物館參觀。等後來漸漸熟悉環境，適應了美國的生活之後，心房也慢慢打開，開始試著與其他國家的背包客在大街小巷裡穿梭和參觀，那真是一段美好的回憶。

在那裡認識的朋友，彼此都不知道對方的背景，利害關係也就不存在，願不願意認識交往全憑自己的意思，沒有人會刻意或勉強。我很喜歡這種情況下結識的友誼，因為它彰顯了人與人之間最純粹的互動關係。

印象很深刻的事是有一次與瑞士友人約好去參觀國家植物園，我們兩人爲了省錢，講好不搭公眾交通工具只靠雙腳去走。

在五月的艷陽下步行前往，我開始想像自己似是要到西方取經的苦行僧，不過因為有伴同行，所以也不會感覺疲累。

一路上我們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即使途中偶爾搞錯方向迷路了，我們也只覺得好笑但不會認真去責怪對方，所以明明一段不算短的路程，卻覺得沒走多久就到了。

後來到了植物園才逛沒多久，不知道怎麼的我覺得好暈，走著走著我突然不能控制的像是昏倒般的整個人癱躺下來「睡著」了。而這一景象可是把身旁的一群人都給嚇着了，連我也被自己嚇醒了。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走路走到睡著的經驗，也親身體會明白什麼叫做「時差」了。

5月13日到6月30日

搬家去參訪機構

在跟欲前往的機構做確認後，便開始著手準備去拜訪了。其後我搬離了青年旅館，也意味告別了喧嘩熱鬧的生活，就此踏進入了一個無聲的世界。

透過美國友人的協助，我在離學校三站地鐵站的位置和別人分租了一間公寓，和我同住的是一位來自歐洲的孕婦，房租含水電瓦斯傢俱，一樓大廳還有一

位不太管事的大廳管理員，四樓有一座公用的空中游泳池，這樣的環境價格都還比青年旅館再便宜三分之一，比住校內宿舍的價格便宜一半。

我的室友是一位歐洲到美國留學的聽障女性，當時已懷有五個月的身孕，她的丈夫在智利工作，所以一個人在美國待產，計畫生產之後便搬去智利與丈夫生活。我們之間的溝通最初是完全靠著肢體動作比畫的，如果想交談深入一點的話題，只得依賴紙筆了。對我來說，語言不同不是件麻煩的事情，也不至於讓我們之間困難到無法溝通，我以為雙方是否有意願溝通那才是重點，假設彼此沒有心想溝通，那麼即使語言相通，也未必真的可以「溝通」沒有隔閡。但是為了讓我們之間溝通更有效率，她還是每天會教我一些生活手語，我也等於立即多了一個現成的手語老師。

雖然我接觸聽障領域已經有一段時間，過去也曾經在相關領域工作和實習過，但是那些交往都只是片面短暫的相處，像這樣早晚生活在一起的經驗則是完全沒有過。

跟她同住一個屋簷下的期間，曾經發生過許多事情，有快樂的趣事、有差點出人命的驚險事、也曾因為溝通不良而彼此誤解過。這些經驗都是我過去不曾體驗過的事，此次經驗讓我深刻的體會到家有聽障者的家人的心情；也懂得那種溝通不良時真的很想去撞牆的鬱悶心情，總之皆是可貴的人生體會。

大樓前面是許多商家，生活機能性相當便利，對面有類似台灣家樂福的safeway、各式各樣的餐廳、電影院、酒吧、髮廊，食、衣、住、行、育、樂樣樣想得到的都不缺少，甚至你有取得執槍執照的話，從租屋下樓轉角就有一間可以買到各種槍械的店家。

大樓後面環境則非常清幽，有一片面積不小於大安森林公園的森林，還有在童話故事或電影中才會看見的渡假小木屋，我很喜歡租屋的環境，所以很快就決定搬進來。那陣子我很喜歡清晨早早起床去散步、呼吸新鮮空氣，然後邊走邊欣賞每棟各具特色的小木屋，那些建築總能讓我看不厭似的一看再看。

前往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Deaf

順利找到房子後，首先拜訪的是離住處只要走十分鐘路程的 NAD（美國聾人協會）。該協會的任務旨在促進和維護美國的聾人和重聽者的權利和生活品質。其願景是讓每個聽障者都能充分參與社會，並在各方面的生活沒有障礙。主要核心價值有幾點，在語言方面是使用並保存美國手語。文化方面是重視耳聾和重聽者獨有的聾人文化、信仰、歸屬感及聾人社區，使聽障者獲得平等的尊嚴；強調美國手語是必須予以保存、保護和促進的，對聽障者而言手語是重要的語言權利和基本人權；並致力消除社會上對聽障者的各種形式的歧視。

上述的那些服務事項，只是他們比較大範疇服務和努力的方向，表面看來似乎有點感覺生硬和距離感，不過實際上他們所做的事情可不僅這些呢！由於該協會離我住處很近，因此空檔時，我都會晃過去看看有沒有辦什麼活動，彼此認識後我也懇請他們不要費心招呼我，將客套留給其他人吧。

該協會的成員來自四面八方，但彼此間的感情卻好像是一個大家庭。這並不是工作人員跟我講的場面話，而是我自己在相處過後發現的事實。比如說今天有人要搬家了，想找幾個人手幫忙搬（搬家如果請搬家公司來，那個收費是非常貴的，更恰當的說法應該是：不管做什麼事，在美國請人工作，人力工資是很昂貴的），那麼只要把訊息透露出來，得知消息而時間沒衝突的人自然會前來協助，也不管認識或不認識，大家會分工合作不計酬勞的互相幫忙，我很喜歡這種彼此信任，共同參與的感覺，本人生平第一次 DIY 油漆房子的經驗就獻給了美國。

不過當然絕不會只「有難」才「同當」啦，有福大家也會共享的，我發現美國人很喜歡辦 party，生日時會辦、遇到節日也辦、有活動更是少不了要辦得隆重，總之只要有個理由、隨便一個名目就可以舉辦，更不用怕沒人參加。

我不能免俗的參加過幾次，在宴會時，我看大家隨興的吃吃喝喝、聊天、看球賽、跳舞、認識朋友、資訊交流，其實跟以前在電影中所看到的美國文化幾乎沒什麼兩樣。唯一的差異是我們的背景沒有什麼吵雜的音樂，全是寂靜的。

我的心得是——或許是因為相聚時那種歡樂、溫馨的氛圍，讓美國人一直很熱衷舉辦派對活動吧！

SAL 美國手語翻譯公司離我住處也不遠，不過是四站地鐵的距離。該間公司在美國是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口譯服務公司，其聲譽和口碑在美國都獲得不錯評價。這間公司成立於一九八二年，最初由八名手語翻譯員成立，為的是可以滿足客戶的需求。這間公司的成立除了可以提供優質的翻譯服務，針對口譯員也提供了就業機會和相關的專業培訓。

直至今日也仍然在運作中，目前有工作人員，包括：一百一十九位專業口譯員（其中百分之七十六持有國家認證），兩百多名合格的兼職譯員，二十多名行政人員。這裡每個口譯員都必須經過技能鑑定，以鑑識出他們的經驗和專業。

我身邊的一些聾人友人，因為大多數都還是在學身分，加上校內也有提供免費的手語翻譯服務，所以實際上自費去申請這類服務的為數不多，但是都對該間公司給予肯定的評價。台灣也有類似這類的工作室，多由私人所創辦，而多半是以提供手語教學為主，目前就我所知仍未有專為聾人提供翻譯的手語翻譯公司。

不過台灣目前各縣市也陸續成立了手語翻譯中心，若是聾人有溝通上轉譯的需求，可以向當地縣市社會局（處）所成立或委託社團機構的手語翻譯服務單位提出申請。至於提供的服務範圍是以非涉及私人商業利益為主，至於其他的相關細節則要依照申請者本身戶籍所在地的縣市的規定為準了。從許多單位的成立和相關措施來看，足見台灣對身障福利已有相當程度的重視和進展，這必然是很多人在背後默默辛勤努力奔走換來的成果，真的很不容易，心裡也對這群默默在為台灣身障者爭取福利和奉獻的人致上由衷的敬佩與感激。相信透過這次在台灣舉辦的聽障奧運，藉由各種宣傳活動和媒體的報導、民眾的參與，社會大眾對於聽障族群會有更多的認識。

RID (Registry of Interpreters for the Deaf) 手語翻譯員認證協會，成立於 1964 年，主要任務是針對手語翻譯的領域，支持該行業的持續發展，以確保聾人與聽人間的有效溝通。目標是促進手語翻譯員英語與美國手語間翻譯的專業。持有的該協會的認證對翻譯員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功課，它代表翻譯員有專業程度的能力可提供聽障者與一般人在教堂、學校、法庭、醫院、劇院，以及政治等層面的溝通服務。

台灣在手語翻譯技能方面的證照檢定，是由勞委會所籌辦，由於台灣手語使用的歷史及其內涵之變遷，目前僅就聽障者普遍需求的一般公共事務服務基礎手語翻譯規範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未來再逐步就大眾傳播、法律、醫療、教育、心理、宗教等專業領域辦理。勞委會制訂此檢定和規範旨在為提供手語翻譯專業認證明確的基準，以確保服務聽障者在溝通上之品質。而一般公共服務指的是一般社會大眾生活領域中之諮詢性、晤談性或臨櫃辦理各項事務所需之手語翻譯服務。

以上幾個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和功能，與美國聾人日常生活中的關係已是緊密相連了。

7 月 1 日到 7 月 30 日

七月我決定再換個環境。

搬到東北區之後，我的朋友們似乎都像約定講好了一樣，從不同人的口中得到的回應卻都是同一個說法。大家都說我現在搬去的區域治安並不安全，天黑之後最好不要到外面走動(這裡晚上八點後才漸漸天黑)，過去曾在校園發生過命案，也常常發生社會案件，大家敘述的如此逼真和驚悚，讓我聽得緊張兮兮。

在我搬來的前兩週，朋友又告訴我附近發生搶劫的命案，讓我得知後是更加提心吊膽。但不搬又不行，導致我後來每每出門，若是天色暗了，心理即使很想再出去看看，去參加校內的活動，或想瞭解周邊環境夜間的情形，但基於安全的考量，也不太好拿命去賭傳言是真是假，都只好打消外出的念頭，也就少了很多人和別人更深入的接觸和參與活動的機會，我心裡覺得很可惜。

先前住的地方都離地鐵相當近，所以即使天色暗了，我一個人慢慢踱著步伐回家都不會怕，也根本不用怕。之前受邀參加學校職員入新曆的派對，到了深夜十二點多，熱情的主人才肯放人回家，或者是每月一次華府地區聽障朋友的聚會，也都是蠻晚才結束的，怕給別人添麻煩，我都是一個人慢慢散步回家的，但自從搬到此區後，我就不敢那樣晚歸了。

而之後的行程重點，我活動的重心都在聾人學校上。我所前往的高立德大學 (Gallaudet University) 是專門為供聾人和聽障者提供教育的學校，成立於 1857 年，該校名稱的由來乃是為了紀念當時對聾人教育貢獻極大的高立德，發展至今仍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所全部課程與服務都是專為聽障者所設立的大學，它最大的特點是課程全程以美國手語進行教學。而這一次在台灣所舉辦的聽障奧運，許多負責大會上國際手語翻譯的台灣工作人員，幾乎都是畢業於這間學校的校友

呢。

在1864年，美國國會通過議案，承認該校的大學資格，大學憲章由林肯總統簽署，所以爲了感念林肯總統對聾人的支持，校內設置了他的雕像和關於其事蹟的石碑。

該校的學生主要是以美國的聽障者爲主，部份來自世界各國，而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在溝通相處上的共同語言，則是美國手語。美國手語並不意指用手勢去表達英文，事實上，它是一種有別於英語的語言——有自己的語法、文法及其所蘊含的獨特文化。

一般人誤以爲手語是世界共通的，這樣的說法不能說全部是錯的，因爲諸如生理上的基本需求所呈現的肢體動作，那樣的手語基本上在各地是沒有兩樣的，但是這樣的手勢也僅限於基本生理需求上的表達，若是希求更深入的交流溝通，就不能僅只靠這些動作了。

大致說來，手語是一種不使用語音，而透過手勢、肢體動作、臉部表情表達意思的語言。在世界各地都會發展出屬於當地所使用的手語，且隨著各種手語的發展，如今有數百種手語在聾人社會中通用。美國手語自然也一直在發展中，今天美國手語陸續增加各種手勢，以趕上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和各種新名詞的出現。

高立德大學還附設有幼稚園、國小和中學，我在友人的帶領下，前往該校小學部參觀，整間學校除了偶爾傳來小孩的笑聲外，幾乎都是相當安靜的。

我看那些課表上的課程並沒有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可是等我實際去觀看他們的上課情形時，還是稍感驚訝，因爲他們所有的課程連畫畫課竟然也是以手語來教學。朋友還讓我上台跟小朋友們介紹台灣的情形和手語，透過這樣的互動和分享，是很有趣的一次參訪。

另外在手語的課程方面，我所參加的課程是最基礎的手語課程，它主要的用意是專爲很少或以往根本沒有接觸過美國手語的學生所開設的。所以即使現在是暑假期間，仍有來自公部門的員工、聽障者家屬，或是本身對手語感興趣而前來學習的。好友 Tong 告訴我說，在美國，如果員工懂得使用手語的話，那意味著他們會擁有較多升遷和加薪的機會。

學校的手語課程都是由聾人老師親自教授，配合專用的手語課本，加上單槍投影機的輔助來進行教學。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該校雖然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了，但是校內的建築大樓卻都非常新穎，裡面的設備也都極其先進現代化，學校甚至還有自己的電視頻道製播關於聾人的節目，也有發行月刊和報紙，在這樣的環境下，讓人覺得在此學習真是一件很幸福、很享受的事情。

另外單就課程教學方面來說，跟台灣較不同的是，台灣的手語初級班有些是會先安排健聽的老師來教導學生，讓學生能用較熟悉的語言來學習另一種語言，等學生程度提昇了，再安排聾人老師負責指導；或是由聾人老師爲主，翻譯

老師為輔共同搭檔進行教學，聽人老師主要任務是在旁翻譯，將聾人老師的教學內容轉述給學生聽，以確保學生可以理解聾人老師所要教授的內容，其用意是讓學生以循序漸進的方式來學習，不至於在完全沒基礎的狀況下全程用手語教學，導致上了整節課卻不知道老師在比畫些什麼。

台灣美國兩地的教學方式不同，但不難明白其對學生的關懷和對手語的推廣的那份心意卻是一致的，所希望的無非是想讓更多人可以透過系統的方式把手語學的更好。

這一系列手語的課程，學費是按照國籍來收費的，國際學生的學費是美國學生的一倍，但來自第三世界或較落後國家的學生，他們要繳的費用在打過折扣後比美國學生還少，而我從這個收費標準裡發現一件相當趣味的一件事，我想這一點大概也只有來自台灣的我或中國學生才會特別去留意吧。

美國不是向來不支持、不承認台灣為獨立的一個國家，有趣的是在這項收費標準上，中國學生是按照第三國家的標準收費，台灣卻是按照已開發國家收費，兩者之間學費相差兩倍，這真是一件弔詭的事情。

另外因為該校是聾人學校，學校周遭或校內附近自然也出現了許多專為聾人服務而設立的店家，我大致依食衣住行育樂等幾方面來簡介。

吃吃喝喝的餐廳

校內的餐廳以西式餐點為主，有分單點或吃到飽的方式。單點自然是看買了什麼食物來計價；而吃到飽的餐廳有熟食、沙拉吧、披薩、自助式的漢堡等等，價錢則依時段有早、午、晚餐三種不同價格。在此工作的員工和廚師幾乎都是聾人，少數的幾個聽得見聲音的員工，也都能以手語跟聾客人溝通交談。

要是吃膩了校內的餐點，學校附近有不少餐廳，有各種中西式的餐廳、各種的速食連鎖店，還不滿足的話，也可以到離學校不遠的中央車站裡的飲食部去換口味，保證能滿足味蕾的需求，只要不怕胖且不介意價格，有來自世界各國的料理可供君選擇。

我喜歡和朋友們一起吃飯，期間看見他們以手代口高談論闊的樣子，看見他們迫不及待與人分享的神情，看到他們認真努力活著和愛著的表現，我真的是滿心的感動。相形之下，一遇到不順心的事情就老想著以自殺去逃避事情的我，是多麼不懂事啊。

如果要說這一次的旅行究竟有帶给了我什麼樣啟發，我想「愛惜所擁有的生命」是我在這裡所習得最寶貴的一課。

連毛巾都有在賣的複合式書店

書店除了賣書之外，也賣文具用品、紀念品等等，甚至地毯和毛巾也有在賣，貨品可說是一應俱全。書店旁邊則是一間小小的便利商店。

由於該店主要的客源是聾人，所以舉凡關於聾人生活中使用方面的器具也有販售，如：嬰兒哭鬧提示器、來客顯示訊號、震動閃光鬧鐘等等。

因為我是個很喜歡泡在書店的人，所以我很喜歡有空就往這家店鑽，因為在那邊可以看見有趣的東西，每次也會有些不同的新發現。去久了，也跟老闆店員都變成朋友了。老闆非常幽默可愛，每次我去店裡，他總會表演一段默劇讓我笑到走不出去。

提升見識與知識的各式手語課程

除了學校安排暑期白天的課程之外，只要留意一下校內活動的看板，會發現校內活動非常的豐富。比如說：有些是爲了幫助初學手語者學習手語的活動和課程。這類活動可能是在某個傍晚，大家吃完飯後到活動中心，然後用手語玩些團康競賽遊戲。

也可能是安排一場演說，然後題目可能從男女關係到各種人際關係的範疇都有，但是這類演說有些要繳些費用，有些則是免費。或者是大家一起看場電影，結束之後大家共同討論分享心得。

不用擔心沒有喜歡的課程，就怕沒有空閑的時間而已，不然活動是參加不完的。

針對聾人而設計的商業飯店和學生宿舍

學校除了提供教職員和學生的宿舍外，也成立一間商業飯店。飯店的裝潢非常豪華氣派，所以留宿一晚的代價也不便宜，一晚的住宿從最便宜的一百五十元美金起跳，視房間的規格和人數而收費不同。

另外最特別的是該飯店櫃檯的服務人員多半會手語，即使沒有到非常專業的手語程度，但是基本的生活用語和與飯店相關的手語大致是會的，所以若有聾人在此住宿，是可以直接使用手語交談的，完全不用擔心溝通上面會有障礙。

而校內宿舍的設施則是完全針對聾人規劃設計的，除了一般的宿舍都有監視器和管理員的管理外。在安全性的考量上，每層大樓都裝有火警閃光器，每個房間內也有來客顯示燈號和火警警示燈。在大廳也設有公用的「聾人視訊電話」，供住宿生和親友聯絡或平常叫外賣餐點時使用，生活相當方便。後來台灣舉辦聽奧運動期間，我得知臺灣也從國外引進二十部左右這樣的電話，覺得很高興。

快樂的美式休閒生活和活動

從我開始到美國生活認識的第一個美國朋友開始，就有人開始約我到酒吧喝酒聊天了。只是因為我從沒去過夜店那種地方，對那樣充滿神秘的環境總覺得複雜和恐懼，也覺得屬性跟自己的個性不太搭，所以就一直沒有跟去過。

等熟識了幾個同學和朋友後，後來我發現一件事情，我看美國人不管是年輕的學生或者在工作的成年人，他們閒暇時幾乎都會約去酒吧打發時間或聚會，次數或許不是很頻繁，但是大家好像都挺喜歡去的。

後來有一次朋友再來約我去參加每月舉辦一次的派對，地點也是在酒吧舉辦，我決定也跟去看看到底葫蘆裡是在賣什麼藥。後來在看了他們所謂的「吧」

之後，我才發現那裡的情形跟印象中的不太一樣，因為我一直以為酒吧裡面盡是飲食男女的渴望。可是到了那裡才發現完全不這麼一回事，店裡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可說是各年齡層的人都有，他們多半都是認識多年的朋友了，即使是新加入的人，只要稍稍打聲招呼介紹一下自己，大夥也都會以熱情的態度歡迎你加入。在那種背景音樂大到地板都會震動的環境下的，換作一般人的話，可能講話是要貼近對方耳朵然後用吼的才有辦法溝通，然而在當時，所有的人都笑得很開心，也完全沒受干擾的快樂聊著天，我想我可能是全場裡唯一感到「講話」不方便的人了，也大概只有我覺得耳膜快被震破了。

另外在娛樂方面，也常常會有一些聾人戲劇的演出活動可以參與，我曾經和美國友人一起去欣賞手語舞台劇，想當然爾，戲劇自然是由聾人演員演出的戲碼。不過因為考量到觀眾中有人不懂手語，所以也會安排手語翻譯員將演出的劇情翻譯出來，另外考量到位置在較後面的觀眾，舞台一旁也像演唱會般裝置了一個大螢幕，透過大螢幕的轉播讓聾人朋友們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演員們的手語，同時也會在螢幕上同時將翻譯員的口語打成文字投射到螢幕上。觀眾中若有聽障者忘了戴助聽器或助聽器沒有電了怎麼辦？那也不用擔心，因為劇院甚至還貼心地提供助聽器供民眾借用，總之為了提供觀眾可以盡興的欣賞，在各方面可以說是設想的很週全。

美國的电影、电视不像台湾这么方便有字幕，因此聾人如果想要去看电影怎么办呢？聾人如果想欣赏一部电影，戏院会提供聾人一个类似字幕机的东西，透过这台机器，听障朋友同样可以享受一部好电影。那么如果在自己的家裡想看欧普拉的脱口秀节目该怎么办呢？美国聾人家庭里的电视上都会有一个类似第四台的那种小盒子（一般家庭里的电视并不会出现这种东西），那台机器的作用就是上字幕，这台机器便利到连节目中广告时间的对话或台词都有字幕。另外这种上字幕的方式也有分两种情形，一种预录好的节目，字幕在节目播出前就完成了，在节目播出时会同时显现字幕；至于那种现场直播的节目或新闻性节目，则是当场打字再传输出来了，看这类现场直播节目有时候还可以看见工作人员打错字然后清除再重打的画面。

精神上的寄託

美國在物質生活的富足，是眾所皆知的事情，那麼在精神方面呢？美國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民眾是基督徒，所以我身旁的朋友幾乎也都是基督徒。因此很自然的為聾人為設立的聾人教會便因應而生了。該教會的教友、神職人員全部都是聾人，而除了表達方式和一般的人不同之外，其實大家同樣都是虔誠愛上帝的子民。

讓你流浪不用走斷腿的交通工具

美國身障者搭乘公車、鐵鐵都有減免，台灣現在也有這方面的福利。

記得我和室友搭公車去 IKEA 買床架，她的票價就只有我的一半。那如何才

可以使用享有這種優惠方式呢？這方面倒是跟台灣情形一樣，身障者只要讓司機確認一下身障證件無誤後就可以上車了。

身障留學生若非美國公民，則要接受學校的聽力檢測，確認是身心障礙者之後，由學校開立證明才可以購買身障車票。

聾人從事的職業

期間陸續認識了一些已在社會上工作的友人，從他們所從事的行業別來看，可以發覺美國為身障者所擬訂的福利和法律真的不是表面好看而已，而是真正扎實的落實在實際的生活層面，光我所接觸的朋友們當中，有人做警察、會計、工人、演員、電腦工程師、作家、老師、郵差、藝術家、廚師、甚至還有人是大公司的老闆。而透過友人的介紹我才知道還有人是當律師、球員、牙醫、在 FBI 當探員，而且為數不少，讓人不驚訝都很難。或許因為美國這方面的福利措施完善，所以讓許多國際學生在完成學業後，都不願返回母國而選擇繼續留在美國工作。

至於自己的家鄉台灣，近幾年在身心障礙者方面也有了相當程度的成長和進步，生活上有殘障津貼及各式輔具的補助；在針對升學部分有身心障礙甄試和身障者的公費留學考試；就業的部分，每年有政府舉辦的身障特考，以及規定各企業必須定額雇用身障者，或許這樣的成績跟美國的情形仍有一段距離，仍有進步的空間，但相信只要持續的往前邁進，總會日趨完善的。

三、實際經費支出明細表

費用別		金額 (台幣)	說明
項目	名稱		
一	學雜費	66959 元	備註說明學雜費單據支出內容與出國計畫之關聯性，另加附交寄執據、購書清單等佐證資料。
二	生活費	107280 元	詳如生活費明細表(生活費按核准之出國期間日數計算，最多補助 90 日)。
三	交通費	35100 元	台灣與美國最直接航線之經濟艙。
四	保險費	1308 元	保險費補助以保額為新台幣 400 萬元為上限。
五	手續費	9001 元	含護照、簽證、黃皮書、預防針、結匯手續、機場服務、兵險附加險等辦理出國所需之必要費用為限。
合計		219648 元	細項如附件所列。

四、成效評估

在美國手語的部份，除了最初的兩週是跟健聽的人生活之外，其他的日子我都處在一個無聲的世界了。

手語的學習如同世上其他任何一個語言的學習，需要透過時間的累積與實際上的運用，方能逐漸內化為自己內在的一部份，進而達到運用自如。我這幾個月時間，因為每天都是直接和聾友人相處，從相處的過程中學到日常生活的手語用詞，在一般溝通方面已不是難事，講到較重要的事情時，為求慎重和節省時間，還是得拿起紙筆書寫溝通確認。

若是遇到談論政治或其他較深入的話題，或者是交談過程中一下子從這個話題突然轉到另一個話題，遇到這種情形對我來說，理解上就會感到較為吃力了，不過如果話題是新近熱門的新聞性話題，那麼我偶爾也是可以搭上一兩句的。

我在出國前在手語方面的經驗已經有一段不算短的時間，原本認為到美國後只要再稍稍接觸練習，應該就可以很快的上手。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相反的當我在學習美國手語的時候，我的過往記憶會干擾到我的思考，有時真的有腦筋打結和錯亂的感覺。舉個簡單例子，台灣手語的「相信」和美國手語的「姓名」是相同的位置和手勢，而美國手語的「相信」在台灣則又是另一個意思；台灣手語中數字的表達方式也跟美國大為不同，台灣手語的「三」在美國手語的意思則是「六」。

所以我剛來美國和他們相處，在日常生活中由手語發生的誤解還真不少。我記得一次我在洗澡，室友也要用廁所，所以在外面狂敲門，我當時全身都是肥皂泡泡，聽她敲門急成那樣我也開始很緊張，我想告訴她我正在洗澡，也想問她有沒有急著用廁所，可是她聽不見聲音，顧不得可能被看光光的疑慮，我開了一點點門縫「看」她是什麼情形，後來知道她也急著上廁所，我請她給我「兩」「三」分鐘時間，我馬上就會出去。可是才一講完，我從她焦急的表情，就知道一定有什麼誤會了。

原來台灣手語的兩、三分鐘的打法，在美國手語則變成了十六、七分鐘了，也難怪乎她當時馬上露出不能接受的表情了。而這類的例子還有不少，不過也多虧了這些經驗，我才可以從這些交談裡面修正和學習到精準的美國手語並知道其用法。

在學習過程中，讓我感到較吃力的部份是打手語時從台灣手語轉換成美國手語的打法，雙手常常會「手吃」，比如當我想告訴對方我想出去玩，那麼我常常需要腦筋停頓一下，先想一下手語的詞彙打法，然後還要判斷一下這是美國手語還是台灣手語，我想這現象可能牽涉到人在學習時大腦神經心理學的問題。其他像解讀別人所要傳達的手語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功課，例如：一個美國手語可能有兩三種不同的意思，像美國手語中的「困難地」的手語，尚有「堅硬」、「辛苦的」、「問題」等不同意思，雖然詞彙的涵義大致不會相差太遠，但有時還是會弄不清楚對方究竟要表達的是哪個意思，只是這個問題卻不難解決，隨著時間的累

積，我慢慢能自動明白對方所要表達的是哪一種意思，人的學習力真的是很神奇。

不過也並不是說我過去的經驗對我毫無幫助，幫助仍是有的，比如說在手勢的位置、打法、方向，就不會容易打錯；也能較快理解手語的用法和使用的時機。甚至在我完全不知道我要表達的那個手語是什麼，也不知道英文單字的時候，可以讓我用演的方式去陳述我想要說的事情。現在回想起來過程是相當豐富的。

我在前面提過，台灣手語與美國手語在名稱上都有「手語」，給人的感覺似乎是同一種東西，除了基本生理需求方面的肢體動作相似之外，兩者之間也有一些雷同之處，最簡單明顯的例子就是在表達疑問時，台灣和美國的聾人臉上透漏的訊息必定是疑惑的神情，而且極為傳神，想誤解到別的意思都很難。但兩者之間手語的文法和表達的手勢差異非常多，所以仍是要以一種新的語言看待之。

此行的額外的收穫是我學到了美國的「指手語」方法。在學校時，我常常在用餐時間碰見一個盲聾的朋友。第一次見到他緩慢的要前往餐廳時，心裡就很想過去跟他一起走，想看看他有沒有什麼要幫忙的。可惜我不知道該從何協助又該怎麼做才好，再者也是怕驚嚇到他，只好作罷。

我們後來會認識其實是因為有一次餐廳老闆正忙著，沒有看見那位盲聾朋友來了。我看那個熟悉的身影在一旁已經等候很久了，我心裡著急就擅作主張去替他喚了老闆，因為我之前已幾次默默在一旁觀察盲聾朋友跟老闆互動的情形，老闆通常會讓盲聾朋友先握住他的手，然後帶領著他一樣一樣的解釋今天的菜色是什麼，盲聾朋友就會用手語告訴老闆他想吃的東西是什麼，老闆再帶他去位置上坐好，然後去代為夾菜，等菜餚端上來的時候，老闆會牽著盲聾朋友的手去告知他飲料和菜餚的位置為何，盲聾朋友就可以開始享用餐食了。我是知道整個流程，可是我還不懂那些連中文我都不見得說的出來菜色的手語，所以我只好代替老闆先過去扶他坐好，再去喚老闆來救命。

後來老闆夾了菜，讓我拿過去給盲聾朋友，之後的工作做起來就簡單了，只是我在做的時候還是會緊張，深怕出了錯。

不過從那一次認識彼此後，只要吃飯時有遇到那位朋友，我是真心喜歡去幫他跑腿，跟他一起吃飯是很愉悅的時光，即使要跑來跑去，我也覺得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至於聾人文化部份我分成幾個項目來談。

聾人文學：泛指由聾人所寫的作品或議題內容包含聾人有關的文學，在市面上讀者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許多有關於聽障相關的文學叢書，這部份從我所介紹的書店裡所陳設的書籍種類可窺知一二。

聾人歷史：我沒想到美國聾人是這樣看重自己的歷史。他們在硬體的部份除了立碑刻文記述紀念之外；在柔性部份，會舉辦多種攸關聾人歷史或文化的演說，雖然那種會議，我能看得有限，但是一樣能感受到他們看重聾人歷史的態度以及珍惜他們所擁有的聾人文化。

聾人藝術：又分為手語歌曲和手語戲劇電影等，以前孤陋寡聞的我一直以爲手語歌是台灣才獨有的東西，沒想到千里之外的美國也有這類表演，甚至還拍成畫面精美的MV在電視播放，看到真有點小驚喜呢。至於手語歌的存在價值和表現方式等爭議議題，則不是所要探討的範圍內了。

手語戲劇多由聾人所擔綱演出，呈現方式以手語爲主，配合燈光、音樂、影片、字幕等效果增加精采可看性。由於觀眾不見得都能懂手語，所以演出時也會搭配翻譯員做口白翻譯。

聾人社區：美國有所謂的聾人社區，這些社區會不定期舉辦許多類型活動，如烤肉活動，運動競賽，郊遊踏青等等。

在高立德學校周遭也有所謂散落的小型聾人社區，像有些公寓就專門只租給聾人，裡面的設施也專爲聾人設計，一般的人想租，房東還不願意給租呢。我的幾個高立德的朋友也都聚集住在一起或附近彼此照應，自成一個世界。

有趣的一件事是在美國聾人社群裡生活的這段期間，我反而成了一個不折不扣「既聾又啞」的人。也是在那樣的環境下，讓我深刻體會到當一個人內心渴望和人溝通卻無法表情達意的無奈心情。這樣的體驗很難得，因爲如果不是身處國外這樣的環境，那種心情我怕是一生也難以理解的吧！

因此在回國之後，我一再地提醒自己，對於別人要有包容心，要多給別人一點機會。因爲以往的我，雖然不是壞蛋，但不管對人或對事，總少了一份耐心。有時對於跟自己感覺不合意的人，總是沒氣度的會想快快逃開。但這些事情今後我是不會再做了，因爲我曾經也是別人眼中很難溝通的麻煩東西，可是我在美國卻不曾遇過那樣沒風度的人或讓我難堪的事情，角色的互換讓我明白了身爲一個弱勢者的心情。也或許因爲那些經驗讓我的心現在變得較柔軟，對於人生也有了新的看法了。

我不知道這趟旅程的體驗在別人的眼中有沒有價值，可是我自己心裡是知道這些東西對於我的生命是有不一樣的影響的，因爲除了自己原先期盼的收穫之外，尚多了許多自己預期之外的成長和對生命的感動。

五、檢討與建議

當我在細細回想這一趟整個旅行的過程，仔細反省起來，過程中仍是有很多需要再做自我修正和調整的地方。

可能是由於我經驗沒有很豐富的關係，我在很多細節上的考慮並不周全，比如說出發前機票的安排，雖然說並沒有人會來接我機，我不用怕打擾到別人，但是爲了自身安全上的考量，尤其是初到那樣人生地不熟的國家，也不知道當地治安或自己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下，在抵達時間上的安排，抵達時間最好不要太晚較好，這樣的話，若是有人來接機，也可以體貼來接機的人；不然就是要自己去找旅館飯店，也會比較安全好辦。

另外在準備上仍不夠細心，比如說：這一次我帶了訂書機或翻譯機等東西，可是卻忘了檢查東西是否仍可以使用，等要使用的時候才發現翻譯機沒電了，然

後我沒有帶備份電池，或者訂書機裡面沒有訂書針之類的窘況，雖然這些都不是很嚴重的大狀況，碰上了就去解決便是，只是心情上面難免會受到影響的。所以如果在出發前更加仔細檢查確認，相信可以讓旅途更加順遂愉快的。

至於我原先一直擔憂的語言問題，在我到當地之後覺得反而不是那樣困難，我以為只要你真的有誠心要跟對方溝通，對方都會感應到的，若是對方也有心要交談，那麼一切都不會是問題的。當然若語言程度越好的話，一定會有助於在當地生活的融入，只是這方面的能力是需要時間累積，急不得的，再說也不是溝通交流唯一的條件。我和學校學生、當地的聽障者之間可說是隔了兩道語言藩籬，但我真不覺得那是阻礙，甚至朋友也照樣對我講笑話、開黃腔，他們總是能「講」到讓我看懂笑了才罷休。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果我學習的速度可以更快更好的話，或許可以參予更多他們之間的交談和更深入的瞭解他們的觀念想法。

以前有看過一本書，書上的完整說法我忘記了，意思大致是說即使是旅行，其實也不過是歲月裡平凡的日常生活罷了，太過期盼旅程中有什麼華麗的遭遇，盼望不見得可以實現，失望卻一定是少不了，對於這樣的說法我深以為是，也覺得是個中肯的看法。所以這一段話一直跟在我的心裡，故在這次行程中，便並不會去刻意尋找什麼刺激的遭遇。

我很慶幸自己能夠在這階段的年紀出國去完成我多年的想望，因為現階段的我既不會與真正的年輕人距離隔閡過大，也沒有老到沒有辦法適應新的環境，相反的，過去的一些經歷減少了自己年輕時的輕忽和魯莽，讓我獨自在外時能夠知道如何去恰當的應對不同的人，也懂得如何判斷事情的可做與否，總之大致上結果都不是太壞。

也感謝上天給了我一個健康的身體，加上適量的金錢，讓我完成了國外生活的初次體驗。也慶幸有多位朋友提供的建議讓我事前做足心理準備，讓我先做好心態上的調整，否則我一看到外國人或一遇到挫折，恐怕就懦弱的想搭原機回台了。

我不敢說一趟旅行過後，我就能整個人像脫胎換骨似的變得多麼進步，但屬於自己的收穫和成長總是有的。說也奇怪，以前我總是非常羨慕可以出國留學喝洋墨水的人，不過在美國 long stay 之後，現在是再也沒有那種羨慕別人的心情了。

我也發現此行過後，確實有一些東西在心裡開始發酵產生作用了，像是想法和心境確實是和先前不同了，過往很多執著非如何不可和自卑的意念而今也淡化了；現在我的眼睛能看見的東西已不再只有自己了；對於家人的關係和人生也有了一定的體悟，而這些無形有形的收穫和見解，是只有自己才能知曉的。

總之，能夠平安歸來，而家人、朋友均平安，對我而言是最最幸福的一件恩典。

六、心得與總結

在回台灣前，我幾乎將全部的東西都塞進了行李箱中，在打這一份報告的

時候，我又將那段日子所得來的東西一一攤擺在房間，細細的讀看那些過往的回憶，把那些快要忽略的記憶又再一次的喚醒回來。

記得中學時國文課本裡有選錄一篇作家陳之藩所寫的文章，題目名是「哲學家皇帝」，裡面講述美國青年獨立、勇敢、自尊的表現，文章裡的敘述跟後來我自己所看到情況和在相處過後對美國人的看法其實還蠻一致的，雖然我所認識往來的友人多是聽障朋友，但他們的表現確實都是相當的獨立、勇敢，令人打從心裡敬重他們。

我的室友是該校校友，當我剛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有五六個月的身孕了，可是因為她的親友全在歐洲，老公也隻身前往智利工作，所以她必須一個人在美國租屋而居，生活的一切都是自己打點。

有一回我們在家中閒聊關於在美國生活的種種情形的時候，我們邊猜、邊比、也邊寫，講到沒話聊，後來我看見她懷孕的肚子便只好隨口問了她有沒有去做產檢？她說有去醫院檢查，小孩和她自己都很健康。看著她突然間我想到了些什麼事。

我問她怎麼去？

她說開車去。

我搖頭表示我的意思不是指這個，我又問她有沒有家人或者會手語然後也會說話的朋友或翻譯員陪她一起去？室友一臉納悶我怎麼問這樣問題，但她仍是耐住性子告訴我說就只有她自己一個人去醫院。這下驚訝困惑的人反而換成是我了。

我會感到驚訝，是因為以前我的觀念是聾人如果遇到像就醫或者關於自身權利或性命重要的事情，如果沒有口語能力，也沒有熟悉該聾人狀況的親友隨側在一旁的話，那當然要找一個可靠的手語翻譯員來代為轉達或傳達訊息，否則萬一雙方間發生誤解該怎麼辦才好？其他事也就算了，但像這樣攸關生命的事情，萬一誤診那可不是開玩笑的。何況美國在手語翻譯這部分的制度等都已經建立得相當完善了。

可是我的聽障朋友卻覺得沒有必要，經她解釋後我才知道，她認為她現在懷孕的週數只在中期，生活上的大小事情她還可以自己處理，也許在懷孕後期會請家人到美國或住進醫院準備迎接新的生命。而另一方面是她去檢查時，雖然醫生可能不懂手語，可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她本身就有足夠的英文書寫能力跟醫生做問診上的筆談，尚且美國在就醫上的特點是當病患去看病的時候，那麼跟醫生約好的那個時段就是專屬於個人的，也就是不會出現當醫生在診治你的時候，在身旁或後面還有其他不相識的病患同時也在旁邊聽醫生診斷你病情的情形，而且醫生在面對聽障者時的問診時，是又更較一般病患來的慎重仔細，跟我原先擔心醫護人員會不會因為溝通上的不耐煩或為求工作效率，而不會好好跟我室友解釋清楚她檢查報告的情況。等聽她跟我解釋後，我便感到安心了。只是我又聯想到千里之外的台灣聾人在就醫時的環境和情形，心情不免突然有些感觸起來。

爾後的日子裡，我所看到身旁的這群聽障朋友，從他們在生活上獨立、自

主的態度，並勇敢的自己去解決事情的方式，他們的許多表現以及從他們的行為所透漏出來的訊息，真的跟我過往對身障人士必須依賴他人幫助的印象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在聾人文化部分，我猜想美國聾人可能看過陳之藩所寫的那篇文章了，爲了和「訓練有素的狗」有所區隔，所以美國聾人可是很重視自己的人文和歷史，至少我所接觸的幾個友人都是如此。

我在初進到學校時，學校給我們上的第一堂課不是教導任何技能或者介紹他們學校有哪些先進的設施，而是先帶領我們到校園逡巡，並在過程中一一介紹解說該校過往的歲月以及整個聾教育的發展經過。

又因爲我對他們而言是一個外國人，所以即使是後來才認識的朋友，他們也還是會不厭其煩的跟我分享關於美國聽障或關於該校的事情。讓我感到難得的是從他們所打出的手語，以及他們試圖讓我了解的內容，我知道他們對於自己的過往和文化都非常的瞭解。而我自己呢？莫說手語這區塊了，身爲一個客家人，我又可曾瞭解過客家過往的發展及其歷史呢？這麼一想就益發覺得美國聾人對於自己文化有著高度的重視，難怪乎在美國手語上有一個手勢是左手捂住耳朵，右手握權高舉做超人飛行狀，其意涵的便是美國聾人以能身爲聾人而自豪的意思。

另外也隨著跟他們的接觸越頻繁，我也漸漸適應了他們手語的表現方式，我發現從手語的呈現方式也大致可以窺見該民族的特性爲何，他們的手語給人感覺冷靜、隨性、理智，其實也是相當符合一般人對美國的印象的，而對照之下，台灣的手語給我的感覺則是較工整、內斂的。

此外，台灣與美國的手語在本質上也是「差很大」，我曾經一次在吃飯的時候看到一隻蒼蠅，很自然的就會想請旁邊的朋友教我美國手語的蒼蠅怎麼打？朋友回說他不知道。他告訴我，他是直接拼蒼蠅的字母出來。

突然間我有點羨慕他們的手語表達方式，雖然說在美國要想當一個手語老師是必須至少有五年以上的學習經歷，並通過諸多的考試才可以勝任。可是他們的字母打法卻是任何一個人可以在短短五分鐘就學會的，也就是說只要知道二十六個英文字母的打法，那麼等到真要溝通時，即使真的不知道要表達的辭彙的手語該如何打，那麼只消按字母逐字以手拼出即可，我想再加上一些肢體動作及當時對話的整個情境，相信要溝通也不會是太艱難的事了。

我曾問過美國友人，美國地域這樣大，尤其美國又有來自世界各國的聾人和聽障者，那麼在手語詞彙的打法上會不會有差異或不同的問題？會有受其他國家手語的影響嗎？如果有不同打法的情形，他們又是怎麼樣去處理這種情形？友人給我的答覆是：差異自然是會有的，只是在美國，聾人還是以美國手語爲主，若是同一詞彙彼此對美國手語的認知有差異的話，那麼會以高立德大學的手語爲準則，若是對方在理解上有困惑，那麼則會再加上以手拼出字母來解釋所欲表達的字彙，所以在溝通上，是真的可以完全不用再透過紙筆書寫來進行溝通的。

在週末假日時，朋友們怕我一人無聊，所以多會帶我回他們家去玩耍度假，也因此我得以親近美國人的家庭生活，我發現我這幾個朋友的家人，他們的家人竟然都會手語的，也許他們的手語並沒有說能夠非常流利，或者在他們的聾人家屬打出手語時馬上能夠理解或翻譯那樣厲害的地步，但是他們之間或多或少都能夠使用手語進行交談，這點是無庸置疑的。有時候看到這樣的畫面，心裡真的會有一種莫名說不出來的感動。這些聽障朋友的家屬，他們之所以會手語除了一部分是由聾人家屬所教導之外，很多地方和學校內也都有開設手語方面的課程，假若沒有額外的時間親自去那些地方上課學習的話，美國關於手語和聽障方面的書籍和各種程度的教材在市面上也都一應俱全非常豐富，而這些書籍在一般的書店也都可以輕鬆購得。因為有不難取得的資源，加上美國家庭對於經營親子關係的那種觀念，所以也才有這樣溫馨的畫面出現。

有時候我會在思考一些事情，美國的醫學技術相較台灣並不遜色，他們在人工電子耳的技術和發展也沒有比台灣慢，在教育上的觀念也沒有比我們落後，可是對於手語這樣的一個表達方式，他們仍是以一種開放尊重的態度視之（當然這也是經過眾多聾人幾番努力爭取才換得的成果），我在與他們共同生活相處的過程中，看見他們這樣的成果再想想家鄉的情景，心裡反而浮現一種淡淡的無奈。美國給予我的感覺是現在他們對於身障者觀念是很捨得、也很肯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在身障者身上，好比說透過在教育等方面的付出，目的在於使這些身障者在長大之後也能獨立生活和擁有回饋社會的能力；其他再配合政府其他的社福措施和建設，如無障礙設施等空間設置，讓身障者可以很安然的生活，我就發現在美國的街道、大眾運輸工具上常可以看見許多肢體障礙者是自己一個人到處趴趴走的。我相信透過這種軟硬體各方面的搭配下，對於身障者的身心是有益的，自然也在無形中減少了許多社會上的問題。

雖然說台灣和美國兩者手語在表達上本質是不同，台灣和美國在整個教育體系和攸關手語翻譯的制度上也有差異，但我想美國今日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成績之所以會獲得世界各地的讚賞，以及他們的制度會成為其他國家學習仿效的對象，其社福體制定然有可取之處，而我自己也親身體驗過這裡的生活，也印證了過往聽到的傳言並不誇張。只是必須要說明的是美國畢竟不是天堂，現階段他們也有自己社會上的問題，同樣都是人，我們社會上會發生的問題，美國自然也有可能發生，差別只在他們會就這些問題去研擬一些機制，並真的去推動實行，避免類似的狀況再度發生，而這樣的態度和做法正是值得我們做為參考學習的。

我在記錄這些日子的收穫的時候，一面也希望關心這議題的朋友們，特別是聽障的朋友們，莫因為看了我所說的美國一些情形，而一味羨慕美國的社會福利；身障者的家人也不用因此急忙想將身障家人送出國去，事實上，如同我在上一段文字所說的，美國社會也是人所組成的，而美國人跟我們一樣也都是凡人，關於「人」以及由「人」所造成的問題等，在美國或者說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也會同樣一直在發生，只是因為那並不是我主題所著重的部份，所以我才並未

在文中深入去探討和詳述，加上我停留僅三個月的時間，能夠深入了解的問題也是有限的。否則若是美國真是十全十美的理想國度，那麼又怎麼會有美國人捨得離開美國，而前往其他國家去生活呢！

雖然說最初看到美國對於聽障者的照顧和福利的時候，再回頭去想台灣的情形，心情上確實會感到有些黯淡。但我的美國友人告訴我說，其實美國今天之所以會有讓其他國家聽障者羨慕的福利措施，這樣的成績其實也不是憑空而來，裡面牽涉了許多的層面，比如說稅制、以及來自社會大眾的捐助如何配置等，再加上其背後經過多少人的奔走協調、爭取，才慢慢換得這份成果的，只能說所有的一切都必須付出代價的。

也許因為我們成長在這片土地上，所以對台灣各方面的情形有一定的了解，故而不免會感到悲觀，會覺得先進國家的那一套在台灣根本不可能成真，但事實上，台灣現在這部份的成績雖然跟其他先進國家相較是有些許落差，但說真的，近年來在許多人無私的努力下，台灣真的已有明顯的進展，相信只要假以時日，台灣是有可能做得跟其他國家同樣好的。

另外也從學習的過程中赫然發現原來台灣手語也多少有受到美國手語的影響，這種現象在我以前學習的過程中，便從師長口中知道了，只是一直不能確切的明白哪些手語是來自國外。而且以前在學習過程中，對於有些手語的打法我一直會覺得納悶為什麼是這樣打，對手語的語源感到很是好奇，但在美國之行之後，上述的那些疑惑倒都意外的解除了。

也因為這次去高立德大學學習手語的緣故，我回台之後一次在偶然機會下看到由楊采妮和尼可拉斯凱吉所主演的電影「無聲火」，劇情我姑且略過不提，且說楊采妮所飾演的角色是一位在藥局工作的泰籍聾人藥劑師，當她用手語和尼可拉斯凱吉交談的時候，我意外發現楊采妮所使用的手語竟是美國手語，當下看懂的時候心裡好不雀躍。不過我心裡倒有些納悶，該劇的背景全在泰國拍攝，楊所飾演的也是泰國人，那麼於情於理來說，楊所使用的手語應該是我看不懂的泰國手語才是，可是該劇組卻教她打的是美國手語。不然就還有一種可能，那便是泰國所使用的手語可能真的是採用美國手語的打法，但倘若不是這種可能的話，那麼這樣大資金拍攝出來的好萊塢電影的劇組工作人員可就要被抓包囉。

雖然說到美國去參觀學習最初只是屬於我個人的一個夢想，但在結束之後，現在的我反而是希望將來有可能將這一段的經驗除了透過書寫成果報告跟其他人分享外，也希望是能夠再與社會上其他的領域或人作一連結，讓這樣的成效有更不同的結果。

我也想跟一些身障朋友及其家人說些我心底的真心話，在現階斷我們的環境還不是有很完善的措施福利前，我們還是可以為自己做些事情，為生命加些分數和精采程度的，好比說善用現在社會上已有的資源多充實自己，這些都是不需外求而靠自己就可以做到的。如：善用所在地的公共圖書館的資源或參與一些機

構或公部門所辦的研習活動等，這些地方的活動多半是免費，而且課程的內容不論是針對精神層面或現實層面也都相當實用，這些都可以用來培養自己的興趣和專長的，我以為當自身的能力及視野都提昇了，那麼對很多的事情也都能以較健康的態度視之。雖然說我自己也不是一個很積極樂觀的人，但現在也開始嘗試努力的朝這樣的人生邁進呢！

我們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我們之間的差別只在於生理或心理、程度不一、明顯或不明顯的缺陷而已，我在外人的眼中看來是不差的路人，可是我必須誠實的說，我也曾經對生命感到失望，也曾想放棄過生命，而且有那樣放棄的意念次數不僅僅一兩次而已，所以今天我很能體會那種對生命感到無助想放棄的心情，只是今天我因為得到這樣一個放逐的機會，透過一個外力的環境和一群對生命努力不懈的人改變了我原有的心境，因此我是真心希望曾經對生命感到失望沮喪的朋友也能夠試著去走出屬於自己的路，希望所有的朋友們都能越來越明白生命的真諦及發現生命美好的部份。

這一趟學習體驗之行收穫豐盛，不管是有形或無形的方面。只是自己很是貪心，回國後我在回顧整個過程的時候，一直覺得有些部分自己覺得其實是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可以讓這些經費花的更有價值、可以使這趟行程更提升其意義。

當自己在思忖並書寫關於這次築夢的文字的同時，我意識到我之所以可以成行並一圓多年的夢想，除了許多認識或不相識的人的幫助外，最主要的原因仍是由於客委會的贊助啊！吃果子拜樹頭，飲水當要思源，於情於理我都不應該忘記。

也因為思及這一層的關係，我認真的思考自己的身分及來處，我是一個平凡人，更是一個留著先祖血液的客家人！客委會提供了讓我圓夢的機會，那麼身為旗山客家人的我可曾為客家社群作些什麼呢？我可曾認真看待自己的身分，認真去了解客家文化呢？

由於此次我在美國所待留的時間並不算短，我真該運用時間好好去親近、了解當地的客家社團的。客家人的對人的友善熱忱相信全世界沒有人會去質疑的。對於其他族群的待客之道和態度我是沒有膽量敢保證，但是對於自己的客家同胞我可是信心滿滿敢擔保的，我確信若是真前往拜訪，海外的客家同胞即使是初相逢也必定是熱忱對待。針對這點絕對不是我在誇張，也無須懷疑為什麼，因為當中也沒有什麼理由。我確信一個道地的客家人是不可能吝於付出愛的，與客家人相處唯一要害怕的事情是人會被滿溢的愛給淹沒。

我想若是可以再多跟當地的客家社團多加聯繫與接觸，就可以最直接的了解我們的客家同胞在異地的生活情形和當地的客家文化，那麼自然在收穫上就更加豐盈了。只是這樣有意思然後一點也不困難的事，當時卻被我忽略了，當然也就錯失了一個可以直接了解客家人在海外打拼和生活的實際情形的機會，我真是覺得非常可惜。不然在跟當地的客家同胞的相處中，說不定我還會有更多額外的感動和火花呢！

我能提供與分享的旅行經驗並不多，但如果說有什麼東西或期許是可以供其他即將築夢的朋友參考的，那麼我將這個當初沒有考量到的部分和缺憾寫下，作為其他朋友的一份參考與提醒。

我想一份公部門決議的方案，它的執行和經費的來源必然不會是輕易或憑空而來，裡面一定包含了許多人的理想和堅持才有可能支撐、延續下來。

這份客委會的計畫支持了所有有夢想卻受限於經費限制的客家子弟們一個實現夢想的可能，我在客委會贊助下完成自己夢想的同時，本應當把握機會回饋客委會才是，可是我卻漏掉了這個部份，這使我感到非常慚愧。

若是時間允許的話，我會提醒築夢者在行前不妨先自行查詢或向客委會詢問所欲前往的地方是否有客家族群，客委會的工作人員個個都有著客家人特有的古道熱腸，對於築夢者的疑惑亦無不盡心提供協助，相信他們有相關資源一定會非常樂意提供的。不過這並不是說可以將所有的大小事都仰賴客委會協助代辦，畢竟「客委會」和「旅行社」的功能是不同的。再說假使將自己該做的事情和責任都託付給外界來做，即使別人真的都代為處理周全了，在那樣的方式下，又如何從過程中獲取樂趣和成長呢？

話說回來，如果查詢的結果是當地沒有客家族群那也就沒有辦法；若是有的話，在執行整份計畫的過程中，不妨抽些時間前往探尋、了解，之後回台，除了分享既定的成果外，也能告訴其他因為要工作或其他因素無法出國的客家朋友們關於海外客家人的概況，我想兩者之間既不衝突，也可以讓國內客家同胞得知海外同胞的情形，不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最後分享一些屬於我個人的故事來為這一次的築夢做個總結吧。以前的我真的不是一個開朗的人，也從來不覺得這世界有什麼值得人去眷戀活下去的理由，可是因為這麼一個客委會的活動、這樣一趟的旅行，竟使我塵封許久的心漸漸開朗了。也透過這次的築夢，我認識可能原先在我的生活，甚至可能是終其一生的生命軌道中都不可能去接觸的領域和人們，直接和堅接開啓了我的視野和心靈。我也才漸漸真心讚嘆原來人世間是這樣的豐富和美好，人的生命是那樣的可貴。瞧瞧我們的世界，有人喜歡唱歌、有人一天不能不打球、有人沉醉於文學、有人熱衷魔術表演、有人執著於星座研究，一個世界裡卻有這麼多樣的人，而我們也是其中一分子，那種感覺是多麼令人感到幸福啊！

現在的我已經輕輕踏出屬於我的人生了，那麼年輕的客家朋友們，你們又怎麼可以沒有夢想呢？你們是否也準備要出發了嗎？

讓我們在有限的人生、倏忽即逝的青春裡，就算不出國也勇敢的、真誠的、不盲從的、好好的為自己走一段自己內心真正想走的路吧！

每一張照片都有它們的故事，我的心情，和我們共有的回憶



▲出發前，媽媽與外國人的合照。別看媽媽笑得似乎很自然，其實我們之所以會認識他們，是因為他們主動想來安撫在我身旁看起來非常擔心和緊張的媽媽。



▲這是我畢生最丟臉的一次事蹟。當時也不知道怎麼了，我竟然會爲了幾塊麵包想起了一些事情，然後就在人來人往的機場眼淚掉個不停，哀，現在想起還覺得羞愧，雖然眼淚是無聲的。



▲在築夢的過程中，陸陸續續認識了不少朋友，他們來自世界各地，我們語言也未必可以溝通，可是這些問題並無礙於彼此間往來的友誼。圖中那位被我誤以為是華人的女子，其實是美籍日本人。在我初到美國看到一堆外國人時，老實說我心裡真的緊張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是她領著腦筋空白的我找到了轉機的地方，真是大好人。其實這一段在美國的日子，真的受到許多人的幫助，若少了這些人的協助，別說要完成預期中的計畫了，搞不好還搞砸一切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大家熱心的幫助。我想，日後若有機會再到美國，我一定要去佛羅里達州去當面再謝謝她。



▲這裡是台灣駐美代表處的一隅。我按客委會的指示來報到，同胞們當然都很友善，只是大家卻對我的到來感到一頭霧水，我只好快速濃縮的把來意交代了一下。後來跟同鄉的林大哥打了照面，林大哥很熱情的招待了我去他家晚餐並給我一些行程上的建議，謝謝林大哥賢伉儷，他們的女兒好可愛！看見他們這樣幸福平淡的甜蜜，讓我第一次有想結婚的念頭。幾個月過去了，我想他們的女兒現在應該除了「No」以外，又多會說了許多字了吧！希望他們一家人平安幸福。另外張秘書說不是在誑人的，他退休後要去學手語當志工，希望他學習順利！我很開心可以讓他喜歡上手語。



▲這是視訊電話，目前美國聾人使用最普遍的輔具，一般的聾人家庭必具備的生活用品。這視訊電話的功能有多方便，請聽我慢慢道來。它在使用上主要依溝通對象分成兩個方式。聾人若是要找聾人，那麼只要輸進對方的號碼，對方接通螢幕上會顯現對方的影像，螢幕右下角則會有一小方塊是自己的影像，然後雙方就可以直接以手語進行無聲的交談，最讚的一點是它畫面非常清晰、視覺上完全不會 lag，難怪深受歡迎。若是要聯絡的人不懂手語或沒有相同的機器設備，那麼一樣是輸進對方的電話號碼，若是接通後畫面則是連接到手語翻譯服務中心，由一名手語翻譯員將來協助雙方溝通，也就是當聾人比手語的時候，手語翻譯員同步將手語翻譯轉為口語，反之亦然。聽說這次聽奧運動的關係，台灣也引進二十多台這種設備供聾人使用，讓溝通無障礙！台灣加油！



▲在美國期間，地鐵是最常搭乘的交通工具，常常坐了它東奔西跑的。以前看電影總覺得美國地鐵好像很危險的樣子，但實際上，我發現除了燈光沒有那麼亮之外，一點都不可怕。六月中的時候，美國地鐵發生一次出軌事件，還蠻嚴重的，當時連台灣都有新聞出來，我平常就是搭那條線，不過因為我當時爲了省錢，所以避開了尖峰時段搭車，也就避開了那次意外，不然我是很有可能搭上那列死亡列車的呢。再說個題外話，就整體來看，我真心覺得台灣的捷運比起華府的地鐵

來的好太多了。



▲圖中是美國國會大廈。當我親眼看見這個過去只能從電影才看到的場景，心情上激動和喜悅恐怕會讓別人看了會覺得很誇張。但是不管如何，真的很開心可以有這一趟的旅行，謝謝客委會和評審們！



▲當時我住在青年旅館附近，等我確定當地的治安無虞之後，我就開始到處探險了，因為心理一直想看這些著名景點的夜晚的情形，所以有時我會自己一個人走路去看看，也因為這樣所以也看到當地美國人的生活情況，看到大家安然的生活在這世界上，心裡感到很滿足。



▲抵達美國第三天我就前往學校問一些事情了，一到學校就看到松鼠可愛的跑來跳去的，消失許久的童心也興起了，趕緊拍下一張照。可是等過了一段時間，發現這些松鼠數量不少而且完全不怕人，倒是自己還被牠們給嚇了幾次。有一日清早我看到一隻松鼠因為貪吃被反困在垃圾桶裡，我想去救牠但是又怕牠撲出來咬人，我安慰自己說晚一點學校會有清潔人員來打掃，自然會發現到牠，把牠放出來，所以我就有點不安心的離開了。等到晚上下課回宿舍，心裡還掛記著白天那隻松鼠，不知道牠被放出來了沒。隔天清早我又趕緊回去看，看到垃圾筒幾乎沒有動過的痕跡，我心裡一直在禱告希望松鼠沒事才好，我用棍子把垃圾筒打翻，桶子倒下來我馬上看到昨天那隻松鼠已經一動也不動的躺在袋子上了，我心裡非常難過，也很後悔自己的猶豫，為什麼昨天不馬上就去救呢。驚惶恐恐的親手埋了牠之後，我也告訴自己以後我再也不要這種後悔的事再發生了。



▲美國由於法令的關係，無障礙設施做的非常完全而且非常好，而且並不只限於特定的場所。圖為校園內一角的進出大門，若是身障者無力推拉開大門，那麼只要輕觸一下牆上的圓形設計按鈕，那麼門就會自動開啓，簡便到我曾見過一個兩三歲的孩童走到門口時，都會搶著去按鈕帮大家開門，可見有多簡易。而這種設施到處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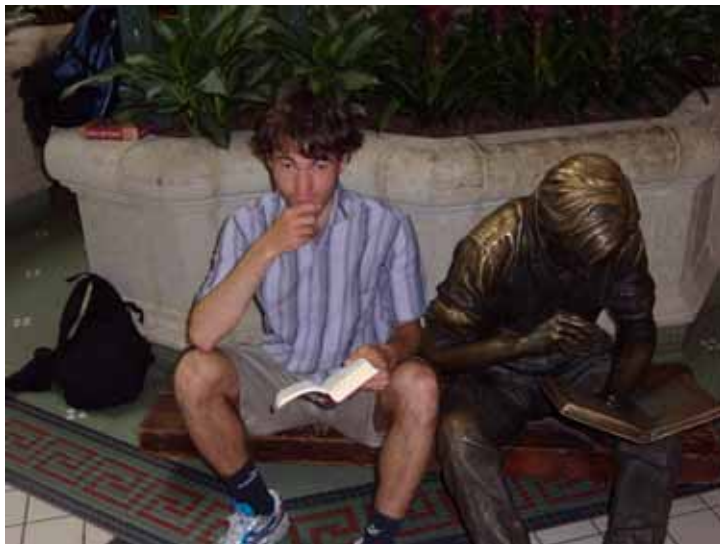
▲這裡是高立德大學校內一隅，隨處可以見到有關手語的標誌、圖示和文宣。不難理解該校對手語的重視程度了。



▲這間專門販售聾人相關的商品的書店，舉凡聾人文化的書籍、手語相關的產品，甚至各式各樣手語教學影片或教具教材、遊戲，想得到或想不到的東西都可以在此找到，我也是去逛了之後才驚訝說美國這方面的商品怎麼這樣豐富和多樣化。



▲高立德大門口。一進校門便可以看見有警衛在看守校園的安全，警衛有一般人也有聾人，但他們有個共同點就是都使用手語來溝通。



▲到美國前兩週，我還在一般的青年旅館住著，當時因為同住一間房的關係，我認識了圖中這位來自瑞士的大男孩盧卡，後來台灣在播「敗犬女王」這部戲劇時，我看到男主角的名字時，就忽然會聯想起這位朋友，我們兩個人曾經一起用雙腳逛遍了華府的著名景點，真是懷念那段時間。現在他已經回到瑞士繼續他大二建築系的課程了，而至今我們仍互通電子郵件，他應允我說明年冬天將到台灣高雄來拜訪。將來換我到瑞士去看望他。



▲旅途中認識非常多的人，不管是前半期的旅館階段或後來的無聲階段，大家人都很好，對我也非常好，讓原本很擔心在美國會遇到什麼種族歧視之類的鳥事的我放心不少。圖中的人並不是我，是一位來自南韓的大學生，我們那天同去了白宮看歐巴馬。



▲圖為 NAD 辦公室一隅。只要是聾人相關議題都是他們的服務範圍，除了跟公部門開會關於聾人福利和事務之外，那對我這個外來客太過遙遠。拿我來講，為什麼人生地不熟的我後來可以輕易地找到便宜的房子住，也都是他們幫我的大忙。不過我可也沒有忘恩負義啊，舉凡他們會員搬家、油漆我當然也有去貢獻一己之力啊。不過不知道是我看起來完全沒有危險性，還是說有什麼原因讓他們對於我的加入沒什麼疑慮，總之我就這樣自然而然的加入了。



▲GALLAUDET 畢業典禮外的情況，典禮結束後大家熱絡的彼此交談合照，這樣的場面跟我印象中的分離畫面和不捨心情有很大不同，我想如果人生中的每場聚散分離都能用這樣的態度去面對，或許分離不會再是件令人太過哀傷的事情了。額外一提的是現在有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聽障學生前往該校求學，而我在校內的那陣子都不曾遇過來自台灣的同胞呢！而這是否又代表著某些象徵和情形呢？



▲我去參觀一間重聽輔具協會，工作人員正為我示範過去美國聾人使用的聯絡工具。



▲我在台灣其實很少找朋友串門子或者跟朋友一起做事。結果去了美國反而「轉性」，經常跟其他朋友一起做事，不過我想這種轉變也不錯，希望回台灣後能再繼續保持這習慣。圖是跟一位聾人朋友一起油漆牆壁的回憶。



▲別以為所有出現在這報告的人全部聽不見聲音喔！這張照片的人全部都是聽人。那天是開車帶我去找高立德大學的馬來西亞的 Yee 生日，我們在她家慶生吃火鍋，圖左一是 Sally，左二是 Yee，左三是 Winnie，其他就不一一交代了。



▲築夢期間，我的落腳處，室友是來自歐洲的準媽媽。



▲其實只要參加聾人有關的聚會，就可以發現一件事情，就是會場一定會有很多螢幕，為的是確保坐在各角落的聾人都可以清晰無誤的看見台上的人的手語和情況。



▲高立德大學的游泳池，一樣少不了提供視覺的電子看板，這幾乎已經是最基本的設備了。值得一提的是我跟校內學生去游泳的時候，發現其救生員也都是由聾人擔任呢！



▲這不是專門只為身障者設計的公車，這是校內的公車，裡面空間可以同時提供兩位搭乘電動輪椅的肢體障礙者搭乘。當肢體障礙者朋友想搭乘公車時怎麼辦呢？只要司機將升降梯緩緩垂下，那麼肢體障礙朋友也就可以安安穩穩的搭上公車了，一點困難都沒有。車上還有固定輪椅的設計，可以讓搭乘者感到非常安心。而這樣的設計並不是只限於學校或某些特殊車子，而是路邊一台最普通的公車都有這樣的設計喔，所以我常常在車上或地鐵看見身障者。也希望台灣的公車也可以有這樣的功能。



▲高立德大學除了大學部外，還附設有中學和小學幼稚園。我的友人在小學部擔任老師，於是得以去觀看她上課情形。



▲圖為幼稚園的一隅，佈置的相當溫馨。



▲校內無障礙設施還有佈置，真的讓人參觀後就只有一個感覺----哇，真的很人性化。



▲我上課的教室，光線明亮，空間很大，設備新穎，上課真是一種享受。學校每間教室除了白版外，還有液晶螢幕和兩個大螢幕，真是豪華。



▲築夢期間適逢美國國慶，跟著幾個校內學生一起到紀念碑去看煙火，精采度可不輸台北 101 的跨年煙火喔。



▲在發生地鐵出軌的意外之後，那一陣子搭地鐵仍然很多人，但是第一節車廂卻都沒有人敢坐，即使是尖峰時間，形成很逗趣的對比畫面。另外聽障者搭乘地鐵一律都是半價。



▲我的房間乍看之下和一般學生房間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實則大有玄機。這裡的房間都沒有門鈴，取而代之的全部都是閃光按鈕。也就是說，當有訪客來找的時候，那麼只需按下按鈕，那麼屋內的燈光便會閃亮，那麼屋內的人便知道有訪客來找。另外因為住在該棟宿舍全都是聾人，所以在設計上便有諸多針對聾人的設計考量，比如屋內還加裝火警閃光燈，一旦宿舍發生火災，那麼屋內的閃光器便會發出閃光，提示聾人有火災以利逃出。



▲校園陳列了過往至今的許多聽障輔具，像手機一樣越變越精巧，功能當然也越好。



▲高立德大學主要都是聾人就讀，所以教室在設計上自然也會考量到學生的需求，所以教室設計上多以圓弧型為主，讓學生上課時沒有視覺上的死角。



▲SLA 辦公室一隅。



▲校園一隅，宿舍外雨中的情景，可能是因為身在異地，很多本來煩惱的事暫且都放下了，所以心情就變得不同吧。當我看著雨落下，不知道怎麼了，忽然間我覺得能活在世上，真是一件很珍貴的事情。當時拍那張照片時的心情，一直都惦記著。



▲高立德大學的校園真的是非常美麗。不管豔陽、細雨或者傍晚黃昏，再加上這裡的「人」的因素，使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



▲這位在郵局工作的大姐不是聾人，可是用手語幫聾人服務，這可難不倒她喔。



▲RID 辦公室一隅。



▲朋友來邀同去看表演，我也就跟著校內認識的朋友們去看聾戲劇演出，台上每個演員每一段表演都很精采，有的是搭配聲光劇情，有的是兩三人一組一齊表演劇情劇，非常精采萬分，讓我大開眼界。



▲我常去的美國聾人教會。



▲ 這個警察很寶，知道我要拍照，很大方的擺了個姿勢停留一下讓我拍。我覺得這一次自己真的很幸運，從入境美國到離開，都沒有遇過什麼不愉快的事情，所遇到的美國人真的都對我非常熱忱友善，我以後也要這樣對待別人。



▲ 學校內的圖書館，校內關於聽障方面的資料非常豐富，館內的桌子也是以圓桌為主，另外讓我這鄉巴佬覺得不同的是，如果在看書時肚子餓了想要吃東西，是可以直接大方的在館內吃喝東西，不用還特地跑出去找地方吃，或怕被工作人員發現而躲躲藏藏的了。